

张玉波 让小蜜蜂保护好大熊猫

文 王小柔



张玉波

乡村经济发展起来
才能保护好大熊猫

2005年春天,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硕士张玉波背着行囊走进平武县的大山。那时的他不会想到,这片被大熊猫守护的土地,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。这里是森林覆盖率达77.46%的“天下大熊猫第一县”,野生大熊猫数量居全国之首,却改变了村民的贫苦。借宿村民家中时,他听到一声叹息:“以前打猎坐牢,现在养蜂靠天吃饭!蜂王一死,全年白干!”木皮藏族乡山上的积雪尚未融化,张玉波跟着村民赤脚攀爬采药,听猎户老钟讲述早年猎户偷猎入狱的往事,看着蜂农们对着“棒棒巢”蜂箱发愁——传统蜂箱取蜜时会杀死幼虫,一年辛苦常常付诸东流。

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,张玉波发现中华蜜蜂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。这些穿梭在箭竹与珙桐花间的精灵,既是生态健康的指示剂,也为他打开了新思路:如果能用科学养蜂替代传统狩猎,或许能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。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,在他心里悄悄生根。

在接下来两年多的调查研究中,张玉波踏遍了木皮藏族乡的每一处山林与溪流。他记录下植被的分布,监测着野生动物的踪迹,也在不断地和村民交流。有一次,在跟随村民一起进山采药的途中,遇上暴雨,大家只能挤在一个山洞里躲避。张玉波听着一位年长的村民讲述过去山林的模样,那时野生动物特别多,但随着过度捕猎,许多物种渐渐难觅踪迹。这场交谈,让张玉波更坚定了要为此片土地做点儿什么的决心。他依据翔实的调研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,答辩通过那夜,他在论文扉页添上了一行字:“大熊猫保护的本质是乡村经济命题。”

张玉波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平武,但这片土地的人和事,早已在他心中扎根。毕业后,他先是远

赴美国杜克大学从事生态研究,接触到国际前沿的生态保护理念和技术,而后又进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,在科研领域不断深耕。然而,无论身处何方,平武那片山水和那些质朴的村民,始终是他心底最深的牵挂。

把论文写进绿水青山
走出实验室来到蜂场

2018年冬天,张玉波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。平武县木皮藏族乡金丰村村支书声音嘶哑:“蜂群死了八成!小张,快帮忙想想办法!”张玉波寄去养蜂资料,却解决不了问题:“别寄了,看不懂啊!”辗转难眠中,他想起母校导师的话:“北京不缺你一个博士,山里不一样,把论文写进绿水青山吧。”张玉波想,与其教他们读书,不如带他们实践。2019年年初,他辞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工作,一头扎进平武山沟。这件事张玉波没告诉父母,在山里待了一年的时间,二老才知道儿子辞了职。老父亲不理解:“40岁的博士去当农民,不是瞎折腾吗?”几年过去了,父亲的态度才稍微有了些转变。

张玉波在金丰村开启了养蜂生涯。山里没有通车路,从山脚爬到山腰的农场要花一两个小时。每次运输物品,都需要他和村民们肩挑背扛,十分辛苦。但对张玉波来说还有更大的困难:养蜂这件事,他虽然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,却缺乏实践经验,一切都陌生,充满挑战。

在一次检查蜂箱时,他不小心惊扰了蜜蜂,瞬间,一群蜜蜂向他袭来。他躲避不及,左胳膊被蜇了三四十下。他没太在意,以为只是普通的蜇伤,可到了第三天,蜂毒发作,整个人陷入半休克状态。村民们发现后急忙将他送到医院。医生看着他肿胀的胳膊,连连摇头,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年迈的父母得知消息后,心急如焚地从北京赶来。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儿子,父母心疼不已,劝他放弃养蜂,赶紧回北京。而张玉波并没有被挫折打倒,出院后,他总结被蜇的原因,发现阴天时蜜蜂的情绪非常暴躁,容易攻击人。

从那以后,他更注重观察蜜蜂的生活习性,只要有时间就泡在蜂场,记录蜜蜂的行为、活动规律及它们对不同环境的反应。遇到不懂的问题,他就查阅资料,还时常向当地的老养蜂人取经。

村民演示“棒棒巢”取蜜——钝刀割开圆木,蜜汁混着幼虫尸体流淌。幼虫是蜂群的命根子,这样取蜜如同杀鸡取卵。张玉波翻阅古籍,从明代《致富奇书》中找到了“格子蜂箱”的雏形:竖式分层设计,取蜜时仅采收上层蜜区,不伤下层幼虫。

村民嗤之以鼻:“木头挖个洞能用百年,你这花架子经不起熊瞎子一巴掌!”为了找到最佳方案,张玉波废寝忘食,在屋里一待就是一整天,不断调整着格子蜂箱。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小细节,他会进行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实验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遭遇了很多次失败,但始终没有放弃。他相信,只要坚持,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终于,格子蜂箱成功了,操作简便、成本低廉,取蜜时只需移除上层格子,不会伤害到蜂王和幼虫,大大提高了蜂群的存活率。

推广“甜蜜革命”
科技振兴乡村

张玉波的格子蜂箱很快在平武掀起了“甜蜜革命”。他挨家挨户演示组装蜂箱,在田间地头开办“坝坝课堂”,自费购买500套蜂箱免费发放。村民

李述斌至今记得第一次使用格子蜂箱时的惊喜:“以前取蜜像打仗,现在就像开宝箱。”他的蜂群从10箱增加到80箱,年收入突破5万元。

为了让蜂蜜卖出好价钱,张玉波带着村民建立品控体系,开通线上渠道,将蜂蜜销往北上广深,还通过直播科普蜜蜂知识,吸引游客来猫熊谷农场实地体验。如今,农场的亲子认养蜂箱已超过100个,每个蜂箱都有诗意的名字:“蜂宇同舟”“佑宝的蜜蜂乐园”……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生态纽带。

在张玉波的带动下,平武养蜂户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,500余套格子蜂箱在山间错落排布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蜜蜂的授粉让当地党参、益母草等中药材增产30%,森林植被覆盖率提升了2%。正如张玉波所说:“小蜜蜂是生态的工程师,它们在花丛中飞舞,编织着人与自然的共生密码。”

张玉波总在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讲解通俗易懂。他会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比喻蜜蜂的行为和蜂箱的原理,比如将蜜蜂的分工比作家庭中不同成员各自的职责。在讲解蜜蜂如何酿造蜂蜜时,他带着一些简单的道具,现场模拟蜜蜂采集花蜜、酿造蜂蜜的过程,让村民们直观地理解了复杂的生物过程。面对村民的各种问题,他总是耐心解答,一遍又一遍演示,直到大家完全掌握。在推广品控体系时,他带着几个技术好的村民一家家走访养蜂户,详细说明品控的重要性和具体标准。有些养蜂户一开始不理解,觉得太麻烦,但张玉波没有放弃,通过不断沟通和展示品控带来的好处,最终说服了大家。

从养蜂人到生态守护者
把科普做到每个人心里

“小蜜蜂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加速器。”张玉波经常坐在蜂箱旁对着视频解释,“它们飞进国家公园核心区授粉,不占一寸耕地,却让森林变得更茂盛。”一名白马藏族妇女问:“二维码咋个管蜜蜂?”张玉波点开手机,太阳能物联网蜂箱数据实时跳动,温度、湿度、蜂群状态一目了然。这套系统将单户管理蜂群上限从100箱提升至200箱,农户年收入突破3万元。

2024年,张玉波的智慧养蜂系统正式上线,通过二维码实现了蜂蜜全流程溯源。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蜜蜂采蜜的花源、蜂箱的温湿度等数据,甚至可以观看取蜜过程的短视频。“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,更是信任的传递。当城市人喝到蜂蜜时,也能感受到大山的气息。”张玉波说。

为了让更多人懂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,张玉波建起了自然教育基地,精心地设计着每一次课程。他带着孩子们走进山林,让他们亲身观察植物的生长、昆虫的生活。偶尔有孩子在观察中提出关于蜜蜂与植物关系的问题,张玉波不急于直接回答,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,通过这样的方式,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的探索欲。

张玉波的双手因长期搬运蜂箱起满老茧,粗糙有力,但捧起蜂巢时却十分轻柔;他的皮肤被烈日晒成古铜色,眼中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他用格子蜂箱搭建起人与自然的桥梁,用蜂蜜的甜蜜书写着乡村振兴的诗篇。当清晨的薄雾漫过蜂场,成千上万只蜜蜂振翅而起,带着大山的芬芳飞向四方。它们不仅在酿造甜蜜,更在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与希望。而张玉波,这位“蜜蜂博士”,正带着村民们在青山绿水间,酿造着属于生命的蜜。

张玉波访谈

养蜂不会干预大自然
是生态保护最佳方式

王小柔:您现在每天的工作、生活是什么状态,对未来有什么规划?

张玉波:每天有一些蜂场里的工作,像清理蜂箱,查看蜂群状态,还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。比如说,狗熊来了怎么办?我们就得做一些防护网,做一些太阳能警示灯。因为熊总是晚上来。这些熊会警示灯白天不亮,到了晚上一闪一闪的,能对熊起到恐吓作用。另外就是对农民进行培训,分两种形式:一种是我到农民的蜂场,指导他们养蜂;另一种就是农民到我的蜂场里交流。我的生活就是在农场里,空闲时会看会儿书,弹会儿钢琴,做一些科普短视频。未来打算把蜂蜜的封闭包装做得更好、更便携,计划开发一些新产品,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们增加蜂蜜的销路和销量。

王小柔:有人认为“养蜂是干预自然”,您怎么看?

张玉波:我不这么认为,看你养什么蜂了。如果你养的是本地蜂,这个蜜蜂就是我们所谓的本土物种,它对生态是有促进作用的。当然了,如果你养的是外来的,比如意大利蜂,可能就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一些影响,但是,因为意大利蜂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主流蜂种了,所以也没问题。

王小柔:当年轻人被您的故事吸引来山区养蜂,却发现现实比理想骨感时,您会用哪句“蜂言蜂语”来提醒他们?

张玉波:我想说的是,你在山里头做事,不光是要面对蜜蜂,更多的是面对这里的人。我养蜂之前,在村里已经住了十几年,对当地的老百姓以及山山水水都非常熟悉,不存在水土不服。当然了,我作为一个北方人,经常会起湿疹。这个没办法,因为长年在北方生活,突然到了新的环境,肯定要适应一段时间。我非常喜欢平武这个地方。建议年轻人到陌生环境创业之前,最好在当地先生活一段时间,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个地方,再去想怎么干事业。

王小柔:当消费者为“熊猫栖息地蜂蜜”支付溢价时,这笔钱如何反哺到大熊猫保护的具体环节中?

张玉波:这个有直接的,也有间接的。直接的是把经营得来的部分利润用于保护区。比如我们已经捐了两部用在一线的巡护车。另外就是间接的保护,通过养蜂,让当地老百姓提高家庭收入,一年能多挣几万块钱。很多村民没有文化,没有技能,年纪也越来越大,养蜂只要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手,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勤快,需要经常拔草,因为蜜蜂很娇贵,一打除草剂,蜜蜂就会死。还要经常清理蜂箱,把里面的蜡渣去掉。只要勤快,就能挣到相应的收入,改变生活现状,实现乡村振兴,同时保护自然环境。

(图片由张玉波提供)

讲述

梳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中的
人、事与风景
字里行间呈现全景北京

描绘北京百年变化
感受多样生活细节

分享会上,著名作家邱华栋谈到自己与北京的文学情缘。多年以前,他大学毕业时,买到一套两本由三联书店出版、姜德明先生主编的《北京乎》。“那两本书有一个副题——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。通过那套书,无论新北京人还是老北京人,都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。”

因为很喜欢《北京乎》,邱华栋动意想编两本散文集,叫作《北京也》。“我试着编了一下,发现不行,真是无从下手,一是作品浩如烟海,二是我没有文学史家的眼光,所以我的《北京也》胎死腹中,没搞成。”

直到“百年文学中的北京”书系出现,邱华栋觉得,为他开拓了一种思路:“首先,文体扩大了,不光是散文,也有诗歌和小说;其次,时间尺度足够长,以百年的尺度来衡量、描绘北京各个阶段的具体变化;第三,这套书不仅具有文学价值,还有历史、地理价值。所以我想用一句‘打油诗’概括它——满盘菜莢皆华章,一

套雄文铸北京。”

邱华栋的作品,分别被收录到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三个系列当中。他年轻时写过一首诗,名为《八大处》——“我说,八大处,八个好去处,有八座寺庙。你说,对,那烟火缭绕,被下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耀。”如今重读,也让他感慨:“当年我跟追求的对象去逛八大处,恋爱没成功,我与自己年轻时的生活告别,但诗却留了下来。”

书系中还收录了邱华栋的散文《北京的杂叙》。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,他回忆:“那时候我是记者,在北京到处采访,每天遇到不同的人,感受到北京的生活氛围,于是写下了这篇散文。”

《手上的星光》是邱华栋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,以多元视角展现了北京的变迁。他说:“我对北京城市的变化特别好奇,比如三里屯酒吧街,我画过好多地图,每年年底都会重新画一遍,记下酒吧招牌的变化。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北京某种现代的、时尚生活的地理观察、文学观察。所以我当时写的小说,主人公出现在这个酒吧,又到了那个酒吧,这之间距离多少米,酒吧里面卖的什

么酒、放的什么音乐、来往的是什么样的人……我都写得很细腻,无意中也就记录了当时的真实场景。”

邱华栋说:“这套书留下了我个人的记忆,更留下了北京城市的记忆。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经历了一百多年,编者提纲挈领,将描写北京的一些值得阅读的作品全部收录其中。一册在手,百年北京不愁。希望读者朋友们都来购买这套书,读一读作家笔下的北京,感受北京的多姿多彩。”

戏曲的鼓点儿
像文章的标点

侯磊曾出版散文集《北京烟树》,北京的市井生活在他笔下呼之欲出。在分享会上,他以“老北京人”的视角简要解读了北京的城市发展,也特别谈及戏曲、曲艺对自己创作的影响,认为文学中的北京韵味正在于此。

侯磊谈到自己的切身体验:“北京是一座不断生长的城市,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们沿着一条街,走到最远处的那栋楼,再往前走,可能就是平原、菜地、麦田,这栋楼就是城市的边界了。再过了些日子,可能就是几个月,也可能是几年,边界往前推进,前面盖起了新楼。整个北京都在一点点地扩大,扩大到三环、四环、五环、六环。北京在不断生长,北京的文学也在不断生长,正如这套书系中一代代作家写下的作品,也将北京的故事一点点地延展开来。”

收录在书系中的侯磊散文《冬日取暖》,写到这位“80后”作家年少时对北京的印象。“我小时候的北京胡

同,还在劈柴、烧火,在我记忆里,最有北京味道的,最有北京调调儿的,可能就是这种烟火气息、这种胡同的生活。”

老北京的戏曲、曲艺文化,对他的创作影响至深:“我小的时候,听流行歌曲之前,先听的是京剧、曲艺。上世纪80年代播出了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,片尾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是骆玉笙老太太唱的,京韵大鼓的曲调特别‘洗脑’。北京的公园里面,到处都是三弦、二胡的声音,忽高忽低、此起彼伏。各种民间自发的小团体,唱昆曲、唱京剧、唱大鼓,我觉得特别好,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比较大。戏曲中的鼓点节奏,就像是我写文章时的标点,是逗号、句号,这也形成了北京作家独有的韵味、节奏。写出自己的鼓点儿,是我想做的事。”

在侯磊看来,北京值得每一代作家去书写,每一代作家都有不一样的“鼓点儿”。生活在北京的作家也都应该认真地去研究北京,好好地读一读北京,写出更好的关于北京的作品。

既有老胡同
也有新社区

青年作家文珍的小说《有时雨水落在广场》入选这套书系,她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,分享了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。“北京是很多年轻人追求理想、努力打拼的首都,但也有很多老年人,退休后追随自己的子女来到北京,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,能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?以我的家庭来讲,我父母在深圳,外婆跟他们生活了二十几年,后来患了阿尔茨海默病。父母工作忙,外婆非常寂寞,慢慢地改变着自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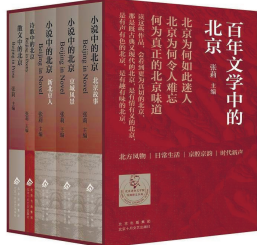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主编,张莉表示,编选“百年文学中的北京”书系的关键在于,既要兼顾文学价值,又要注重时代性,因为北京味道永远不只是北京味道,它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。“当时编选最大的困难,是究竟该选哪位作家的哪篇作品。像邱华栋老师,他有多少小说,选哪一篇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挑战。希望这套书能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、立体的北京。”

《诗歌中的北京》分为“古城春景”“北京深秋的晚上”“西山如隐”“他在北京的清晨独自醒来”四辑,表达了北京的诗情与诗意。张莉说:“我们收录了食指老师那首著名的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,当时我不断地给他打电话确认授权。整套书能够比较完整,我也特别感谢各位作家、诗人们的授权。”

整套作品集全景展现了老北京生活的多样性,既包括历史深厚的老北京胡同,也有天通苑、回龙观以及六环以外的新建社区,又写了国家大剧院,写了北京奥运会之后的生活,写了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欣欣向荣的北京。张莉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更年轻的写作者:“我们需要描述这样的北京,需要这种风格的作品,相信你们能够写好。”

“这套书也是敞开式的,向所有无名的写作者敞开。”张莉说,“我们选编的作品当然是好作品,但我也相信,和这些作品一样好的作品,还藏在那些暂时没有拿起笔的作家的心里。”

分享会尾声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达了对北京文学书写的期待:“这套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,但它不是结束。希望有更多的作家继续书写新时代的北京故事,推动北京文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。”



记者 何玉新

近日,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,“字里行间都有一个北京分享会”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。本次活动由北京出版集团主办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承办,番茄小说线上直播支持。作家邱华栋、文珍、侯磊,评论家张莉等围绕“百年文学中的北京”书系展开交流,梳理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中描写的北京人、北京故事与北京风景。

“百年文学中的北京”书系是一套反映北京城市风貌的作品集,收录了自鲁迅、老舍、郁达夫,到当下的邱华栋、徐则臣、石一枫等几代作家与北京有关的作品,回顾了北京的深厚传统与文化历史,也展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勃勃生机。